

CLAIR DE LUNE

Il portait bien son nom de bataille, l'abbé Marquis. C'était un grand prêtre maigre, fanatique, d'âme toujours exaltée, mais droite. Toutes ses croyances étaient fixes, sans jamais d'oscillations. Il s'imaginait évidemment connaître son Dieu, pénétrer ses desseins, ses volontés, ses intentions.

Un jour, il se promenait à grands pas dans l'enceinte de son petit presbytère de campagne, quelquefois une interrogation se dressait dans son esprit : « Pourquoi Dieu a-t-il fait cela ? » Et il cherchait obstinément, prenant en sa pensée la place de Dieu, et il trouvait presque toujours. Ce n'était pas lui qui se murmurait dans un élan de pieuse humilité : « Seigneur, vos desseins sont impénétrables. » Il se disait : « Je suis le serviteur de Dieu, je dois connaître ses raisons d'agir, et les deviner si je ne les connais pas. »

Tout lui paraissait créé dans la nature avec une logique absolument admirable. Les « Pourquoi » et les « Parce que » se balançaient toujours. Les aurores étaient faites pour rendre joyeux les matins, les jours pour mûrir les végétaux, les pluies pour les arroser, les soirs pour préparer le sommeil et les nuits sombres pour dormir.

Les quatre saisons correspondaient parfaitement à tous les besoins de l'agriculture, et jamais le soupçon n'aurait pu venir au prêtre que la nature n'a point d'intention et que tout ce qui existait s'était plié, au contraire, aux diverses nécessités des époques, des climats et de la matière.

Mais il haïssait la femme, il la haïssait inconsciemment, et la méprisait par instinct. Il répétait souvent la parole du Christ : « Femme, qu'y a-t-il de commun entre vous et moi ? » et il ajoutait : « On dirait que Dieu lui-même

月 光

赵少侯 郝运 王振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Guy de Maupassant
CLAIR DE LUNE
Contes et Nouvelles de Maupassant
EDITIONS ALBIN MICHEL

月 光
Yuegua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学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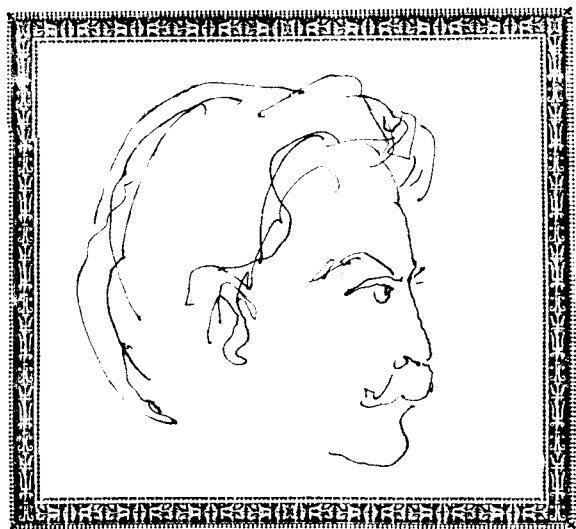
字 数 88,000 开 本 787×940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5 $\frac{1}{4}$ 插 页 7

1991 年 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91 年 2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15,000

ISBN 7-02-001017-2/I·077 定 价 2.35 元



作者 像

作者画像：张 守 义

告 读 者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我国解放前后，他的中短篇小说被陆陆续续翻译了不少，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汇成集子出版，然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有三百多篇，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个完整的中短篇小说全集的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阅读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将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全部译出，分成二十集出版。

我们翻译所根据的原文版本是一九五九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编者是阿尔贝·玛丽·施米特；同时还参考了巴黎加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以及巴黎奥朗多夫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多卷集。

莫泊桑生前曾亲手编选过十五个中短篇小说

集。我们的二十个集子中有十五个集子，不论篇目还是名称，完全以莫泊桑亲手编选的集子作为依据。它们是：《泰利埃公馆》(1881)，《菲菲小姐》(1882)，《山鹑的故事》(1883)，《月光》(1884)，《密斯哈丽特》(1884)，《隆多里姐妹》(1884)，《伊薇特》(1884)，《白天和黑夜的故事》(1885)，《巴朗先生》(1886)，《图瓦》(1886)，《小萝克》(1886)，《奥尔拉》(1887)，《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1888)，《左手》(1889)，《空有玉貌》(1890)。

另外四个集子：《米斯蒂》，《米隆老爹》，《羊脂球》和《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我们是参照奥朗多夫出版社的多卷集编排的。

我们还将莫泊桑生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死后直至阿尔贝-玛丽·施米特编的两卷集出版前，未曾被任何版本的全集或选集收入的一些短篇小说作为二十集中的又一个集子，取其中一篇的篇名命名为：《新婚旅行》。

为了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们从奥朗多夫出版社的多卷集里选用了一些插图。

译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次

月光	1
一次政变	9
狼	25
孩子	34
圣诞节的故事	43
奥尔唐斯王后	52
宽恕	63
圣米歇尔山的传说	73
一个寡妇	81
珂珂特小姐	89
珠宝	97
幽灵出现	108
门	120
父亲	129
穆瓦隆	137
我们的信	147
夜晚	156

月光*

马里尼昂长老完全配得上他这个富有战斗意义的姓氏^①。他是一个瘦高个子的神父，具有狂热的信仰，他的心灵永远在激动兴奋之中，但为人正直。他所信仰的一切都是坚定不移的，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了解他的天主，洞悉天主的图谋、愿望和意旨。

他迈着重步在他那小小的乡下住宅的小径上散步，脑子里有时会涌出这样一个疑问：“天主为什么这样做？”他于是在思想上处在天主的地位，坚持不懈地寻找原因，而几乎每次都能找到。他决不会在一阵虔诚的自卑感的推动下喃喃地念叨：“主啊，您的意图是不可知的。”他心里想：“我是天主的仆人，我应该知道他行动的理由，如果不知道，就应该把它猜出来。”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二年十月十九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作者署名：莫弗里涅斯。一八八四年收入同名小说集《月光》。

① 马里尼昂：意大利城市梅累尼亚诺的法国名称。法国人曾经于一五一五年和一八五九年在这里打败瑞士人和奥地利人。

在他看来，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按照一种绝对的、奇妙的逻辑创造出来的。有一个“为什么”，就有一个“因为”，它们永远是互相平衡的。创造晨曦是为了使人们一觉醒来感到身心舒畅，创造白日是为了使庄稼成熟；创造雨水是为了浇灌庄稼；创造黄昏是为了促进睡意；创造黑夜是为了安眠。

四个季节完完全全适应着农业上的各种需要；这位神父决不会怀疑到大自然是没有意图的，而且相反，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全都适应着各个时期、各种气候以及物质的严峻的必然性。

但是他憎恨女人，不自觉地憎恨她们，本能地蔑视她们。他经常重复基督说过的那句话：“女人，在你我之间有哪点共同之处？”他并且还补充这么一句：“简直可以说，天主对他自己的这一个创造也感到不满意。”在他看来，女人正是诗人说的那个十二倍不纯洁的孩子^①。她是勾引第一个男人的诱惑者，并且一直在继续干着这种诱人下地狱的工作，她是软弱的，危险的，不可思议的迷惑人的生物。他恨她们的引人堕落的肉体，更恨她们的多情的心灵。

他常常感觉到她们对他怀着的柔情，尽管他知道自己是攻不破的，但是看到她们身上颤动着的这

^① 这句话见于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维尼(1797—1863)的诗歌《参孙的愤怒》。

种爱的需要，他还是要气愤填胸。

照他的看法，天主创造女人仅仅是为了诱惑男人，考验男人。跟她们接近的时候必须抱着防御性的谨慎态度和身临陷阱的警惕心情。她们向男人伸着胳膊，张着嘴唇的时候，确实就跟一个陷阱完全一样。

他只是对修女们还能宽容，她们许过的心愿，已经使她们不会伤害人了；但是他对她们也还是很严厉的，因为他感觉得到那种永恒不灭的柔情在她们受到禁锢的内心深处，在她们谦卑的内心深处仍然活着，甚至还朝着他流露出来，尽管他是个神父。

这种柔情，他能在她们比男修士们更虔诚的湿润的眼光里感觉到，他能在她们夹杂着她们的性的成分的出神入化中感觉到，他能在她们对基督的热烈爱慕中感觉到，而正是这种爱慕使他愤懑，因为这毕竟是女人的爱，肉体的爱。甚至在她们驯顺的态度里，在她们跟他说话时的温柔语声中，在她们低垂的眼睛里，在她们受到他严厉责备时忍着委屈流出来的眼泪中，他都能感觉到这种可诅咒的柔情。

他每次走出女修道院，都要抖一抖他的道袍，然后迈开大步匆匆走开，好像是要逃避什么危险似的。

他有一个外甥女，跟着母亲住在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他决心要让她当修女。

她长得好看，轻率，好嘲笑人。长老训斥的时候，她嘻嘻地笑；他要是对她发怒，她就使劲地吻

他，把他紧紧地搂在心口上，这时候他就会不知不觉地竭力从这个拥抱里挣脱出来，然而这个拥抱还是使他享受到一种甜蜜的快乐，在他的心坎里唤醒了在每个男子身上沉睡着的那种父爱的情感。

他常常在田野的路上，和她并排走着的时候，跟她谈论天主，他的天主。她几乎不听他说，她在望着天，望着草，望着花，从她的眼里可以看出她生活得很幸福。有时候她扑过去，捉住一个飞着的虫子带回来，喊道：“看啊，舅舅，它有多么美丽，我真想吻它一下。”这种吻飞虫，或者吻丁香骨朵儿的需要使神父感到不安、气恼和愤怒，因为他在这儿又认出了在女人心坎里总是会发芽的那种无法断根的柔情。

圣器室管理人的老婆替马里尼昂长老操持家务。有一天她委婉地告诉他说，他的外甥女有了情人。

他感到万分激动，站在那儿连气都透不过来了，满脸的肥皂沫，因为他正在刮脸。

等到他恢复过来，能够思索，能够说话以后，他高声喊了起来：“这不是真的，你撒谎，梅拉尼！”

可是那个乡下女人把手按在心口上，说：“我要是撒谎，让天主惩罚我，神父先生。告诉您，每天晚上您的姐姐一睡下，她就去了。他们在小河边上会面。您只要在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去看看就行了。”

他停止了刮下巴，急急匆匆地走了起来，在严肃

思考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走来走去的。等到他再想起了刮胡子，从鼻子到耳朵接连割破了三刀。

这一整天，他满肚子愤懑和怒火，没有说一句话。除了作为神父，面对着无法战胜的爱情，而感到的愤怒以外，还加上作为道义上的父亲、监护人、灵魂导师被一个孩子欺骗、瞒哄、作弄时产生的激怒，也就是做女儿的向父母宣布她在瞒着他们，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的情况下，替自己选中了一个丈夫时，自私的父母会有的那种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暴怒。

吃完晚饭，他试着读一点书，但是办不到，他的怒火越来越大。十点刚敲过，他就拿起他的手杖，那是一根可怕的橡木棍子，每逢夜里出去看望病人他总拿着它。他微笑着看了看这根粗大无比的木棍，使出他那乡下人的强大的腕力，气势汹汹地抡了几个圈儿。然后他突然举起棍子来，咬牙切齿地打在一把椅子上，椅背登时裂开倒在地板上。

他推开门出去，可是他在门口停住了，使他感到无比惊讶的是那一片几乎从来没有见过的皎洁的月光。

他具有狂热的灵魂，很可能基督教早期的教会圣师，那些富于梦想的诗人，就有这样的灵魂。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夜色，那种崇高而宁静的美一下子打动了，使他感到心神不定了。

他的小花园整个儿沉浸在温柔的光芒里，排列

成行的果树把刚换上绿装的细枝的阴影投落在小径上；爬在屋墙上的大忍冬藤，吐着香喷喷、甜津津的气息，使得温暖清明的夜里好像有一个芳香馥郁的灵魂在飘荡着。

他大口大口地呼吸起来，像醉汉喝酒似的喝着空气，慢腾腾地往前走去，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惊奇，几乎忘掉了他的外甥女。

他一到田野上，就立刻停了下来欣赏整个平原，它沉浸在这温柔的光辉里，淹没在这宁静的夜的情意绵绵的魅力里。青蛙一刻不停地把它们短促而响亮的鸣声投向空间；远处的夜莺把它们那种使人耽于梦幻而不促使人深思的婉转歌声，为配合接吻而发出的轻盈而颤抖的歌声混杂在月光的迷人的魅力之中。

长老又走了起来，自己不知是因为什么，竟然失去了勇气。他觉得自己好像忽然衰弱了，一点气力也没有了；他一心只想坐下，留在那里，从天主的创作中去思索，去赞美天主。

那边，沿着那条曲折的小河，有一行蜿蜒不绝的杨柳。在河岸的周围和上空，悬着一片薄雾，一片白色的水汽，月光穿过它，使它变成银白色，闪闪地发光，那弯弯曲曲的河道整个儿像是包在一种轻飘的、透明的棉絮里。

神父又停了下来，他心灵深处受到的感动越来

越强烈，使他无法抵挡。

可是他还有一种怀疑，一种叫不出名堂的焦虑，他觉得他往常给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中的一个现在又在他心里出现。

天主为什么这样做？既然黑夜是为了睡眠，为了无思无虑，为了休息，为了忘掉一切而造的，那么为什么要把它造得比白昼更可爱，比黎明和黄昏更温柔呢？而这颗缓缓而行的具有魅力的星球，比太阳富有诗意，是那么安分知趣，好像是专为照那些对强烈的阳光来说过于微妙、过于神秘的东西而设的，为什么它却来把黑暗照得那么通体透明呢？

为什么那些鸣禽中最善鸣的鸟儿，不跟别的鸟儿一样休息，偏偏在恼人的阴影中高声歌唱？

为什么在世上投下这半明不暗的薄纱？为什么心儿这样颤动，灵魂这样激动，肉体这样疲惫？

既然人们睡在床上，看不见了，为什么还要显示这些诱人的东西？这崇高的美景，这从天上降落到人间的大量的诗情画意究竟是为什么人安排的呢？

长老实在理解不了。

可是你看那边，草地的边上，在亮闪闪的薄雾笼罩中的那两行大树的拱形树荫下出现了两个人影，他们肩并肩地走着。

男的个子比较高，搂着他那女伴的脖子，时不时吻她的前额。这静止不动的景致，好像是专为他俩

安排下的一个美妙的背景，把他俩包围起来，他们的出现突然使得那景致有了生气。他们两个人看上去好像合成了一个人，这个宁静沉寂的夜正是为这一个人预备的；他们朝着神父缓缓走来，宛如一个活的答案，正是他的天主答复他那个疑问的答案。

他站在那里，心怦怦跳着，不知所措，他仿佛看见了《圣经》上的事，就像路得和波阿斯^①的相爱出现在眼前，天主的意志在圣书中所描写过的伟大的背景中实现了。他的脑子里嗡嗡响起了《雅歌》^②中的诗句，响起了热情的呼声，肉体的召唤，充满了爱情的那首诗中全部火热的诗意。

他默默沉思：“天主造这些夜也许就是为了把人间的爱情掩护在理想的意境里。”

他在这对互相拥抱着走路的情人前面朝后退。那个女的正是他的外甥女；不过现在他考虑的并不是会不会违反天主的意旨。天主既然明显地用了这样的光辉围绕爱情，难道不允许有爱情吗？

他逃走了，不但心慌意乱，而且几乎感到羞愧，就仿佛他曾经闯入了一座他无权进入的庙堂。

赵少侯 译

① 路得和波阿斯，《圣经》中的人物。波阿斯遵照上帝意志娶路得为妻，事见《旧约·路得记》。

② 《雅歌》，《旧约》中的一卷，共有八章，诗歌体，采用情侣对话方式，表达男女双方热恋的心情，故亦可称为“恋歌”。

一次政变*

色当①惨败的消息刚传到巴黎。共和国宣布成立。这次大混乱一直拖延到公社②以后才结束，刚开始的时候，整个法国都感到喘不过气来。全国各地的人都在玩当兵的游戏。

针织品商人们变成了代行将军职务的上校；喜爱和平的大肚子束上了红色腰带，神气活现地掖着手枪和短刀匕首；小市民们变成了临时的战士，指挥着成营的乱嚷乱叫的志愿兵，为了摆威风，跟赶大车的一样粗话脏字不离嘴。

这些人以前只要弄秤杆，现在手中拿了武器，操持上步枪，都高兴得几乎发狂；而且毫无理由地变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人物。他们常常处决无辜的人，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四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月光》。

① 色当：法国东北边境城镇。一八七〇年九月普鲁士军队大败法军于此，法皇拿破仑三世率十万军队投降。九月四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国，建立了第三共和国。

② 公社：指巴黎公社，一七八一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的世界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为的是证明他们会杀人；他们在普鲁士人还未光临过的乡间巡逻的时候，常用枪打死无主的狗，安安静静正在倒嚼的母牛和在草地吃草的病马。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被召来担任一个重要的军事任务。连最小的村镇里的咖啡馆看上去都像是营房或者军医院，里面挤满了穿军服的商人。

卡纳维尔这个小镇还没有得到军队和巴黎方面令人发狂的消息；可是一个月来，镇上一直处在极端的动荡不安中，因为敌对的党派已面对面交锋起来。

镇长是德·瓦尔涅托子爵，瘦小个子，已经上了年纪，原是正统派^①，前不多久才由于野心勃发归顺了帝国^②。他看见突然冒出了一个死对头，那就是玛萨雷尔医生，一个血气很旺的大胖子，他是本区的共和派首领，共济会镇分会的会长，农业协会会长，救火会董事长，并且是旨在保卫家乡的农民保乡团的组织者。

十五天的工夫，他居然设法说服了六十三名有

① 正统派：法国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又于一八三〇年被七月革命推翻。正统派是拥护波旁王族长系子孙的政治派别，代表人物大多数是贵族。

② 帝国：指法国历史上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一八五二年十二月由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宣布成立。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时为法国九月革命所推翻，成立第三共和国。